



巴风土韵

——土家文化源流解析

董珞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巴风土韵

——土家文化源流解析

董珞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风土韵:土家文化源流解析/董 珞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8

ISBN 7-307-02819-0

I. 巴… II. 董… III. 土家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7104 号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430200 武汉市江夏区古驿道 34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插页:4

字数:239 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307-02819-0/K·228 定价:1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源流，既要知古，又要知今；既要有专识，又要有通识，难度是够高的。如果所研究的是中部民族，难度就更高了。中部民族接纳了四面八方的信息，文化的纵向演变和横向歧分都特别明显，与相邻的兄弟民族文化则多有异中见同和同中见异之处，其研究之难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这个中部民族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环境复杂，就难而又难了。

土家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部民族，源头可上溯到商代中期，现有人口约六百万，分布在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中段的东部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部，跨湘、鄂、黔、渝四个省、市，其地群山盘亘，众壑交错。土家与苗家（苗族）、客家（汉族）长期错居杂处，交互影响，文化面貌显得扑朔迷离。而且，沅江土家与清江土家在文化上颇异其趣，乌江土家文化是沅江土家文化的旁脉，澧水土家文化则是沅江土家文化与清江土家文化的合流。由此，土家的总体文化景观参差陆离，原生的和次生的杂陈，同源异流的和异源同流的兼备，继承中有变革，引进中有改造，粗看似乎纷乱而平淡，细看却如杂花生树而群鸢乱飞。

研究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源流，非有厚积与审视的功力不可，否则，势必以偏概全，而贻盲人摸象之讥。

厚积，如《庄子·逍遥游》所讲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功”。为了研究土家的文化源流，不仅要积之以读书和积之以考古，而且要积之以采风，案头工作和田野工作兼顾，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兼

得。这些，《巴风土韵》的作者都做到了。仅就田野工作来说，她曾四到湘西北，三到鄂西南，每次都要住进土家村寨中去，短则半个月，长则三个月。读者只要看过本书第八章中的雪夜跳丧实况，以及第十二章中的武水中游民族转化实录，就能知道田野工作对研究的细化和深化是何等重要了。

审视，如《庄子·秋水》假托北海若对河伯所讲的：“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大知观于远近”。假如不嫌烦琐而改为现代汉语，大意就是：一个大的观察对象，如果用小的视角去看，那是看不周全的；一个小的观察对象，如果用大的视角去看，那是看不分明的。为了得到大的知识，具备大的智慧，必须既要看远的，又要看近的，既要远看，又要近看。这些，《巴风土韵》的作者也做到了，因而，本书节节有新意，章章有创见。读者只要看过本书第六章中对梅山信仰的剖析，就能明白“大知观于远近”的道理了。

本书理趣兼备，雅俗共赏，这在学术著作中是难能可贵的，读者开卷便知，我就无需多讲了。

对土家这个民族，我知之较早，但识之甚浅。说知之较早，是因为在1954年的春天，当土家能否自成一族尚有争议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到沅江支流酉水中游去调查过土家的语言和风俗。说识之甚浅，是因为在此后的45年间，我无缘对土家做专门的研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近来有幸先睹《巴风土韵》这部引人入胜的书稿，快读之余，感触良深，乃乐而为之序。

张正明

1999年5月29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亦爱亦惧, 或敬或驱	
——虎裔的虎情	1
一、巴人崇虎	1
二、土家崇虎	12
三、崇蛇之谜与崇鹰之谜	30
四、图腾·灵物·野兽	33
第二章 “大山小岭有发脉”	
——为巴人寻根	35
一、语言的线索	38
二、风俗的线索	40
三、实物的线索	43
四、文献的线索	48
第三章 “大江小河有源头”	
——为土家探源	51
一、源流	51
二、姓氏	61
第四章 两家话无妨一家人	
——方言的启示	70
一、一个民族, 两种方言	70
二、两种方言的比较	72

三、说两种方言,有两种风俗	76
四、从同源异流到殊途同归	81

第五章 一切都归功于姐弟或兄妹

——土家创世神话	85
一、天地开辟	85
二、人类诞生	94
三、天灾与人类繁衍	100
四、驱日,吞日,射日	122

第六章 “大财大谢,小财小谢”

——土家的山神和猎神	130
一、山神——巴涅嫂嫂	132
二、猎神——梅山	133
三、小结	148

第七章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土家的婚俗	150
一、古今婚俗变异	150
二、晴天也得带雨伞——说亲	154
三、猪尾巴传送的信息——议婚	157
四、哭不好、唱不好不是好新娘——哭嫁	158
五、陪十姊妹和陪十兄弟——婚俗的插曲	172
六、拦大门,抹黑脸——迎亲的风波	176
七、着露水装和卸露水装——婚礼与巫技	180
八、撒筷子——转悲为喜	183
九、余绪	185

第八章 敢于向死神粲然一笑

——土家的丧俗	188
一、跳丧与坐丧、转丧的区别	188

二、野三关跳丧实录	196
三、与藏缅语族其他民族跳丧的比较	205
四、从巴与楚、蛮与夏、土与汉的联系看跳丧的源流	211
第九章 “蛮儿巴女齐声唱”	
——山民的才情	221
一、《竹枝歌》的被发现和被仿作	222
二、《竹枝词》出于幽谷而迁于乔木	224
三、五句子歌	233
四、摆手舞	236
第十章 伐纣剿倭, 伟业丰功	
——山民的勇略	240
一、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和进步而战	241
二、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和主权而战	244
三、何以能征善战	247
四、“赶年”的由来	249
第十一章 在文化沉积带上	
——武陵访古	254
一、毛古斯——野性的返祖	255
二、巫与傩	260
三、山居、山庄、山寨、山城	268
四、铜柱所期待的是什么	274
第十二章 土·苗·汉	
——转化与融合	277
一、大小陂流村与当地向氏溯源	277
二、小陂流村土家人的苗化	281
三、大陂流村汉人的土家化	284
四、思考与联想	287

第一章 亦爱亦惧，或敬或驱

——虎裔的虎情

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首选的灵物是龙，次选的灵物是凤，这已成为华人的共识了。有感于此，闻一多说：“龙凤是天生的——一对……”^①

龙凤之外，假如要再挑一样优选的灵物，那就非虎莫属了。由此，成语“龙飞凤舞”之外，还有成语“龙腾虎跃”，应用频率都是很高的。

笼统地说华人，当然是把中国的诸多民族都包容在内的。崇虎的民族尽管不如崇龙和崇凤的民族那么多，却也不算少。毕竟，虎乃百兽之王。在虎啸可得而闻、虎踪可得而见的地方，谁能不为虎而心动神摇呢！

从古代的巴人到现代的土家，崇虎是一以贯之的传统。在华人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崇虎之最。

一、巴人崇虎

巴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中期，那时的巴人已经生活在铜石并用时代。从巴人为外界所知之时起，他们就是崇虎的。

（一）虎形的器件和纹饰

《新序·杂事》云：“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

^① 《龙凤》，引自《闻一多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屋室雕文以写龙……”这是一则寓言，不可视同真人真事的信史。然而，崇龙的民族确实爱“写”龙，会留下许多龙形的器件和纹饰，使后人得以想见其赤诚和炽热的心态。依此类推，崇凤的民族爱“写”凤，这在张正明的《楚文化史》里有淋漓尽致的描述^①。本节所要介绍的是崇虎的民族爱“写”虎。

古代崇虎的民族都有虎形的器件和纹饰，不过，有虎形的器件和纹饰的民族未必都是崇虎的。其中，又有数量问题，又有地位问题。

先说数量问题。假如只有零星星的实物，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如，湖北钟祥出土过石家河时期的虎形玉饰，这并不能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汉东有崇虎的部落存在；湖南安化出土过商代的青铜“虎食人卣”，湖北江陵出土过周代的青铜虎尊，这并不能证明商人和周人都崇虎。

再说地位问题。假如虎的地位不尊不显，那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如，从江陵一带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木雕的虎形器件，通常是伏虎，小小的虎被大大的凤踩在脚下，虎显得驯顺而谦卑，凤显得威武而骄傲，这并不能证明楚人是崇虎的。假如说楚人崇凤，那就庶几近之了。

假如虎形器件和虎形纹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位尊显，那就无疑是崇虎的实证了。例如，从江西新干大洋洲的一座商代大墓中，出土了七件耳上铸有卧虎的青铜方鼎，以及一件青铜虎尊^②，虎势烜赫，全无龙凤之属可与之抗衡，这就意味着商代的江西确实有崇虎的方国存在。

在巴人的文化遗存中，虎形的器件和纹饰多到了出奇的程度，而且虎的尊显异乎寻常。

^①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174~183页。

^②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陕西省城固县出土过商代中晚期的虎头形“铜脸壳”（铜面具）和透雕虎纹铜钺，令人注目^①。按：城固位于汉江上游，当地出土的这些铜器是已知年代最早的巴式铜器。

在陕西宝鸡彊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群上，虎形纹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些虎形纹饰大都在兵器上，只有一件在马具上，枚举如下^②：

标本 BZM13：168 为青铜戈，援部饰虎头；

标本 BZM7：159 为青铜钺，本部饰虎头；

标本 BZM7：34 为青铜方泡，饰虎面；

标本 BZM4：105 为青铜戈，本部饰剑齿外露的虎头；

标本 BZM4：107、108、109 为青铜戈 3 件，援本部饰虎纹；

标本 BZM19：60 为青铜戈，援本部饰裂口利齿的虎头；

标本 BZM18：30 为青铜戈，援本部饰虎头。

按：彊国，从其遗物的形制和风格来看，应是西周早期北部巴人的一个封国。西周中期由于衰微而消失，可能因位于王室肘腋之间而被消灭了。

假如说，晚商和西周的巴文化是早期的巴文化，那么，东周的巴文化就是中期的巴文化，秦汉的巴文化则是晚期的巴文化。在中期和晚期的巴文化遗物上，虎形的纹饰也是常见的，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所熟知，这里不必赘述了。其中，镗于的虎钮最能显示虎威。湘西出土的虎印也是巴人的遗物，有阳刻、阴刻两种。

按：早期的镗于出土在华东，似与东夷、淮夷或吴人有关。

① 唐金裕、王寿芝、郭长江：《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周青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②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彊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已知最早的镗于出土于安徽宿县，年代为春秋中期^①。已知最早的有盘虎钮镗于出土于江苏丹徒县北山顶的吴墓中，共有三件，年代为春秋晚期^②。武陵山地区出土有盘虎钮镗于最多，迄今已有70~80件，其中，湘西北居第一，鄂西南居第二。这些镗于的年代，只有几件是战国和秦代的，其余都是汉代的。虎钮，一般为单虎钮，只有两件是双虎钮。

(二) 虎方与於菟

殷王武丁有卜辞云：“……贞令望乘眾與龠虎方……”^③这个商代的虎方，地望尚有争议。郭沫若认为“当在江淮流域”^④；李学勤则认为“应近于汉水流域”^⑤。1989年发掘了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以后，鉴于其中有非常令人瞩目的虎形青铜器件，有些学者又觉得与虎方有关。这个思路有一定的因由，但离定论还很远。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出土于安州（今湖北安陆县）的六件周昭王时所作的青铜器，号为“安州六器”，其中两件中方鼎有铭文曰：

“惟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省南国……”

按：由《古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吕氏春秋·音初》和周昭王时所作其他铜器（《扶盨簋》、《过伯簋》、《甬簋》、《史墙盘》、《諛簋》、《唯叔鼎》）^⑥的铭文可知，周昭王所伐的是“楚

① 李衍垣：《镗于述略》，《文物》1984年第8期。

② 参考唐云俊《江苏音乐文物考古收获》，《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三件镗于，腹部都有浮雕人面纹。

③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6667。

④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⑤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 参考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李学勤：《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文物》1986年第1期。

荆”，“楚荆”可简称“荆”。周昭王渡过了汉江，没有渡过长江。周师征讨的方国应在湖北的长江以北地区，虎方无疑也在其中。虎方，既然以虎为国名，当然是崇虎的。由于文献语焉不详，我们在为虎方落实空间坐标时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幸而，周代汉江支流沮水中游有一个崇虎的郢国，它使我们无异于在昏暗的山洞中见到了从某个洞口射来的一束亮光。《左传·宣公四年》记录的雌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就发生在郢国，大意如下：

楚君若敖娶郢女为侧室，生子斗伯比。若敖死后，斗伯比随其母住在郢地。斗伯比成年以后，同他的一位姑表妹或姑表姐相爱。当地的风俗，每逢暮春时节，男男女女都喜欢到“梦”里去游玩。“梦”是楚语，前人解作“草泽”。其实，“梦”为原野，兼草泽、丛林、丘陵而有之。郢地的“梦”就是“云梦”，“云”通“郢”^①。《墨子·明鬼下》云：“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男男女女在“梦”中游玩，可以寻偶追欢。斗伯比同他的恋人在“梦”中野合，乃至以后生下一个男婴。郢夫人不胜恼怒，派人把这个男婴扔到他的父母当初野合的“梦”中去了。《左传》的原文是：“斗伯比……淫于郢子之女，生子文焉，郢夫人使弃诸梦中。”“子文”是后来才有的名字，郢夫人正在气头上的时候还没有给这个男婴起名字。事有凑巧，那天郢子到云梦去打猎，看到一只雌虎正在给一个弃婴喂奶，大吃一惊，当即罢猎回宫。郢子向郢夫人说起这件稀奇的事，郢夫人以为事出天意，连忙派人去把扔到野外的那个男婴抱了回来。他们给这个男婴起名谷於菟，据说“谷”是楚语“乳”，“於菟”是楚语“虎”。谷於菟字子文，“文”即“纹”，是说这位虎崽有美丽的花纹。

屈原所作的《天问》也讲到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文曰：“何环间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这是说

① 参考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斗伯比和他的恋人绕过了间，穿过了社，到丘陵去，玩得动了情，放胆野合，以至生下了子文。

这个故事表明，郟俗是崇虎的。鉴于周昭王南征所到之处没有其他崇虎的方国，我们有理由说，西周的虎方就是东周的郟国。

无独有偶，现在鄂西南的土家人也有雌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大意如下：秦始皇的三公子与龙女所生的一个男婴被弃置野外，一只白斑雌虎跑去给他喂奶，一只凤凰飞去给他遮荫。这个男孩是“龙生、虎养、凤遮荫”，贵不胜数，后来成为楚霸王^①。

把一古一今两个雌虎给弃婴喂奶的故事联系起来思考，就不难发现郟人源于巴人。

人口的流徙和文化的传播，空间上可以达到很远的地方，从巴地到郟地还不算是很远的。人种的繁衍和文化的传承，时间上可以达到很远的年代，从春秋到当代也不算是很远的。

古代湖北的安陆出“於菟”，史有明文；当代青海的同仁出“於菟”，却是晚近的发现，有学者报道如下：

“跳‘於菟’舞是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土族祭祀山神时禳灾纳吉的一种重要仪式。每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是年都乎土族集体祭山神的日子，届时，作为必不可缺的一种仪式，一定要跳‘於菟’舞（亦称驱赶於菟）。其主要过程如下所述：

先从本村群众中挑选七名身体健壮的成年男子，来到山神庙（庙内除供奉着山神的塑像外，还有二郎神等其他地方保护神塑像），在村内巫师——‘拉哇’的主持下要装扮成老虎，即脱去上衣，挽起裤管，用黑墨汁或锅底黑灰在面部画上虎头像，前胸、后背及腿部均涂成虎皮斑纹（有时前胸及后背也涂成虎头像）。扮演者还要用画有符咒的白纸条把头发扎拢，双手再各执

^① 《鄂西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258页。

一根约长1.6米带钩的棘枝作为道具。手持单面羊皮鼓的‘拉哇’是祭祀山神跳‘於菟’舞的主持者，并有一锣手随行陪同伴奏。当山神庙的庙主吹响海螺以后，‘於菟’的扮演者与围观群众聚集在山神庙内，祭礼仪式正式开始。‘拉哇’击鼓诵经，饰虎者列竖队面向庙内山神及二郎神等诸神像前，单腿跪地倾听。此间，庙主不断地给‘於菟’们饮酒，‘於菟’们从此不再与人言语。听罢祷词经文以后，‘於菟’在庙院内结队围圈起舞。其舞姿为单腿雀跃式、左右侧身摇摆做猛虎状等，其动作以垫步吸腿跳为多，具有粗犷古朴的特点。‘於菟’们奔下山坡，径直入村，舍门越墙进入各家院落，无所顾忌地在室内寻觅食物。每年至此，村民们提前备好肉、圈饼等食品置于室内桌上，待‘於菟’来食用。‘於菟’们觅得食物时衔于口内，并摇头摆尾，做老虎吞食状。若遇家有病人卧床，‘於菟’则跳上炕，跨越病人躯体数次，以示将缠身的病魔驱除，使病人早日康复。‘於菟’不论从谁家拿走食品，主人都不能表示反对，反而都认为‘於菟’赶走了隐藏在他家的妖魔，来年定会人畜平安、吉祥如意，因此脸上都显出喜悦之色。若有谁家被遗漏，主人便把食物拿出来送给‘於菟’，意思是‘於菟’也去过他家驱祟，来年可与村民们共享平安丰年之乐。‘於菟’们完成了到各家的除祟活动以后，个个口衔肉块，双手各执串满圈饼‘曲连’的棘枝，兴高采烈地结队汇集于村内巷道里，然后舞蹈出村。这时村民们再次鸣枪，‘於菟’们做惊恐状，仓惶逃窜，来到村外河沟，用冰冷的河水洗净面部及身上的斑纹，同时也意味着洗除了从村民家里带出来的妖气。巫师和锣手也同时在村外河滩诵经焚纸，示意已把妖魔彻底除尽，围观群众各自回家。‘於菟’们则住进附近的磨房等处，尽情享受‘掠’来之物，两天后方可回村。”

详述跳“於菟”舞情景的学者指出，年都乎土族供奉的山神有三位：其一住在果洛的阿尼玛沁雪山上；其二住在同仁的夏琼山上；其三“古毛俄年”是老虎的化身。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是妖

魔鬼怪为非作歹的“黑日”，因此要代表山神的老虎来除祟。据龚景瀚《循化志》记载，在同仁的土族中，有相当数量的在明代从“江南”及“河州”拨去做屯户的“内地民人”，“久居番地，染其习俗”。他们像郧人那样把老虎叫做“於菟”，像楚人那样把棘枝当做神物，而且像楚人那样看重端午节，记得要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船。同仁那里没有裹粽子的原料和材料，土族人就用菜包子权充粽子；年都乎一带没有船只以及能够通航的河流，土族人就到扎在河边的帐篷里去住几天，以表诚意。由此可知，他们可能原住“江南巴楚之地”，“来青海同仁地区屯边守塞的同时也带来了‘於菟’舞”^①。

同仁年都乎那些年年都要跳“於菟”舞的居民，现在当然是土族。他们的祖先在尚未屯边守塞之时住在长江中游地区，或许原为楚人而染有巴俗，或许原为巴人后裔蛮部而染有楚俗，甚至可能就是虎方和郧国的遗裔。“於菟”这个称呼，在长江中游的方言土语中早就消失了，在黄河上游却还“活”在土族人民中，耐人寻味。

（三）崇虎的廩君蛮和板盾蛮

从战国经秦代到两汉，巴人的主体是南郡的廩君蛮和巴郡的板盾蛮。他们都崇虎，可是彼此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廩君蛮是全心全意地崇虎，板盾蛮是半心半意地崇虎。

廩君蛮，其俗崇虎，尤崇白虎。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巴氏的首领廩君务相去世以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在中国古代的诸多民族中，没有比廩君蛮更崇虎的了。至于以白虎为祖神，则唯独廩君蛮一族而已。樊绰《蛮书》卷十云：“巴氏……白虎之后也。”

^① 秦永章：《江河源头话“於菟”——青海同仁年都乎土族“於菟”舞考析》，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年10月，宜昌。

廩君蛮崇虎是无条件的，板盾蛮崇虎却是有条件的。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俵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对此，《华阳国志·巴志》所记较详，其文曰：“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胸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嗔恚，尽搏杀群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按：胸忍为地名，在今重庆云阳县西。“三节”，别本作“三箭”或“三矢”。由秦入汉，板盾蛮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记，“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贖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盾蛮’，今所谓‘弜^①头虎子’也。”板盾蛮“专以射白虎为事”，可见他们对白虎的态度与廩君蛮适得其反。他们号称“白虎复夷”，不是因为敬白虎和祀白虎，而是因为畏白虎和射白虎。可是，他们也崇虎，否则就不会叫做“弜头虎子”了。

（四）魏晋以后崇虎的蛮部

汉代，板盾蛮受到优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其事云：“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贖钱口四十，世号为板盾蛮夷。”

① 弜，音 qiáng 或 qiǎng，《说文解字·弜部》云：“强也。”樊绰《蛮书》卷十所引作“弦”。